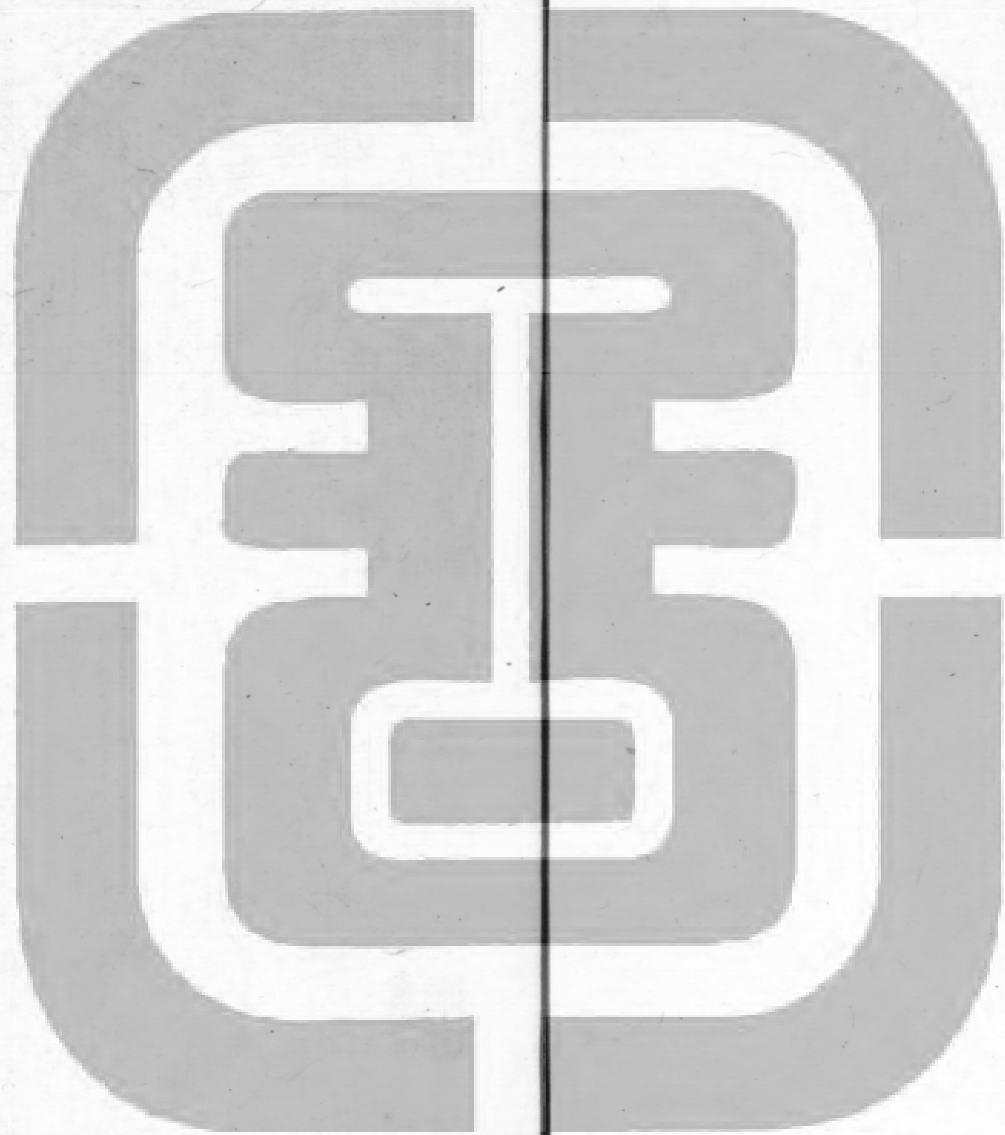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明陸子傳手抄共六卷
卷三末有記款



鶴林玉露





鶴林玉露

余為臨川郡從事逾年考舉粗畢侍御史葉大有忽

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

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月是編遂成時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景綸

鶴林玉露目錄

廬陵羅大經景綸著

卷之一

真正英雄

十里荷花

大悲閣記

落英



方朔竊酒

病榻詩

花

三谿詩詞

曲端

放心

穀殖禽獸

漢文帝葬

籠鳥水萍

尹少稷

高宗眷紫巖

遮莫

蘧伯玉

檳榔

識真少

山谷八字

象山碁

臨終不亂

文章

陳湯論

西為尊

勤有三益

堂食

唐再幸蜀

黃綿襖

卷之二

論事任事

方士傳

不談風月

用兵

辛卯火

少陵可殺

告命

三足記

蟹須

文章有體

蘄王夫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老卒回易

諸侯藩鎮

邵蔡數學

諸葛成何事

大字成大

御史八字

罰却椅子

無官御史

松竹句

憂樂

卷之三

聖賢豪傑

茶瓶湯候

蝗

婺州鷹窠

吾無隱乎爾

曹操塚

半兩錢

占雨

江西詩文

浸假

觀山水

建炎登極

以俗為雅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容齋奉使

靜坐

受禪赦文

古人無已諱

奉使見留

拙句

尤為究

落梅詩

文繁簡有當

玉牒

四蟲

諸賢氣象

謝肉牒

卷之四

蔡攸辭酒

物產不常

中興講和

釋儒罪人

山靜日長

杜陵論孔明

圓覺

心思

酒有和勁

以德報怨

志士死饑寒

氣之先見

日本國僧

龍洲詩聯

淳熙盛事

東西

卷之五

張子房

誠齋夫人

讀書

黃蘇遷謫

阿附

南中巖洞

冬狩行

周文陸詩

置青櫃

薦呂臣

張林語

猫犬

傅公謀詞

舉事輕捷

范雲

夫二爻

慈湖詩

淵明詠雪

不知心

陸氏義門

楊存中逐吏

不忘山林

元載

卷之六

花卿歌

騎牛詩

寸方地

除目損道心

士脩于家

杜陳詩

得窮鬼力

繪事

婁慈絲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韓平原

李杜

山居上梁文

畫馬

南軒辨梅谿語

飛吟亭詩

補

尤揚雅譎

莽大夫

交情世態

聰諛詩

風水

道不遠人

鶴林玉露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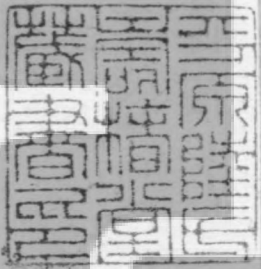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一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上兢上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大禹不
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鬻門排闥明德
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
年赤鴛凡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於鄉黨
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隳三都誅少正



廬陵羅大經景



邛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苛刻聚能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座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裨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墜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安偏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

所聞於始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将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接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聲色臭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

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槩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今雖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擅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性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日金人遣質生辰使來以千手千眼白玉觀音為

壽蓋寓相謔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而千手動一眼觀而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慚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上之以一心運乎茫上之中不出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為也而無所不為自九族睦百工時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
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
千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
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嶺清佳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上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
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欣有慕于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
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悵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
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游之樂遂忘中
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斬胡快劍是清謳牛
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上煙柳拂宮
牆宮殿無人春晝長

落英

楚辭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昉落之
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

香以擾為馴以歎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
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
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
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朔數語圓轉簡明意
甚竊飲以發此論蓋諷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相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
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

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
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
否對曰久矣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
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又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
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
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義乃至是哉
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于魏公至有寧
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榻詩

杜陵病榻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

少識者出涕洟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
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然盛金露裊裊不自畏言
必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
綿才腐凜^七危亡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
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
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
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
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嘆矣而人
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
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畫氣與秋天杳二三豪

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
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
八哀之詩旣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
有其人此病柵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
詞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元豐間洛陽諸老
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
此皆仁宗所養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
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
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

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勉遺于數歲皆至論也

渡莫

詩家用渡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霜鬢渡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拚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

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以牡丹為花成都人以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上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

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上信節不為冥上隋行
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
必不暗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夫人
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
君子矣細攷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伯
玉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其交情可以畧
見伯玉去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
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純粹正大有後
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其知伯王之賢而又知
伯王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以衛靈公之無道南子之淫

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
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
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悅是未
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上惰行而卒
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
伯王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
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溪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
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

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
綉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恣無據佳人命薄
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
意休說綠窓媚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
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悽婉頓
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縵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
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穿簾幌墮茵席之上或落
籬牆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
是也此詞前闕蓋相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雲翁尤
工於詩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于山不信壯士有饑

寒如今一盃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崙面
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閩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
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
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頭
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者取青峯白雲角鳴
呼一歌兮歌已絕壺中無酒可續嘔蓋模擬少陵之
作詞音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
久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亦能稍稍食居歲餘則
不可無此君矣故常謂檳
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
之醉蓋每食之

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
不痰餘醒頰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饑而食之則充
然氣盛若有飽氣四曰飽能使之饑蓋食後食之則
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于西堂先生范旂叟曰
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
性疏通而不洩其氣凜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
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
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

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
為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
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
師詐張端旂以拒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紹
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
淳熙間講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魏公罪訖不得
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于自
壞萬里長城至于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
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
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

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嘗食彭蜺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于埘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條縱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截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類禽獸

周禮註五穀稻黍稷麥菽菰六清水漿醴醕音醫音醢音怡七菹韭菁茅葵芹苽笋六獸麋鹿能麇豕兔者為畜野者為獸六禽雁鷓鴣雉鳩鶴五藥草木蟲金石

象山棊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棊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七來者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

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碁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碁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月耳與窆人之

家斂手足形骸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始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備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亡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亡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箒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候之曰

子澄 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泊于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粟起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雖小技于道未為尊此論後人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

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終可人目無補于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稷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時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思退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其三十年閉戶

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
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
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年韓秦之無厭也下令曰
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
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
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
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從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
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

王之臣無守職矣魏王笑曰子之憂過矣有功于魏
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
意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
西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為之昭也明也向
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也幽也今
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
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

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
由登降之階也右為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
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所謂東尊
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各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
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
也主人辭各乃復位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七重見變與幸蜀歸泉
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
無幽王禍得袞不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

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
妃子孽矣而變與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
有出于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
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廷庭
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
儉乎余于續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
在勤七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
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

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魯公父文伯之母曰瘠
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
解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
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
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
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
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
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記之此名甚新
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
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
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
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
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于是始不會食胡
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王...卷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定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遇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

廬陵羅大經景綸



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隨捐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自不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韓定混一之謀于風雲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于盃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若乃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文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以恃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于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

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是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臺諫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于是相與

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藁日也尚尋探好題來

誥命

誥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童為尊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童誥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誥身五彩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外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

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錦囊如玳瑁而縹錦又不同誥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畧七等鑄犀爲軸琨玉以爲龍誥身五綵絲囊縹首純紅而繪如琨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誥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等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親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通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鍮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

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藩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恠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寃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

與棄文騷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
漢武帝克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
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
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壽有人曾哭老聃
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
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旗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
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七余
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洗霽月光風之胸
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瘡痍疾痛舉切吾身施
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旗叟甚
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
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
祠歸養親發奏犢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
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
而黜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

廷為頒召命然竟卒于湖南其將卒也請入臥內命吏取案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畧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自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輩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幙旂吏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畧余上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吏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

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須

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鄭康成註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鮭魚揚州之蟹須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須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刈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刈草則非至論矣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謀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

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七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

下而散文頗覺鎖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
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
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于作奏疏魏
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
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七合體且是和平深厚
得文章正氣蓋讀它人好文章如喫八珍雖美而易
厭至于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
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曰殿前將軍
猛如虎救得滂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
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上迄不免責

蘄王夫人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
廊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上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
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
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
乃邀至其家具酒食至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
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

人斬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名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軋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何人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間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于楊德祖隋煬帝之于薛

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子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其能一筆掃千軍年七花月無虛日處七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謂其家嗣伯子曰吾子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

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
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綠泉端欲乞流封南湖
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
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
斲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干
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太宗伯知貢舉
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
相得屢于黜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

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
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
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
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
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
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它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
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
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
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
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

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香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父為余言雖近于語恠然亦不可不傳是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宇籠至于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

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上之中而曰莫予之覩者惑之又甚者也

御史八字

隆興初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王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張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

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授
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
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能慵眠王
曰汝會做甚事對曰事七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
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如何對曰不足爲
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
對曰不能百萬以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乃予五十
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
舞者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
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

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
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
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
國稱大宋曰易使謁我王餽以綾錦奇玩乃招其貴
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
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
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其再能往
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七老園中
嗚呼觀循王之兄弊衣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啻
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膏

中之智圓轉恢竒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宏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于陳平推其所由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于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椅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其臺諫皆設椅餘官則各以交床

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溥立戲曰罰却椅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于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天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曰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襄頭陀寺無官御史其臺言其清苦而

鯁亮也嘉定年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
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舍
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
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
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儻節相望近世以求非無直言
或陽有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
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
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因數
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數人言理不言數
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
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
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也其功亦不細
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有人傳其訓家有其書
而邵之書則幾于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
子之少難扶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于如

此亦何哀哉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大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焉

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傳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蓬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簞瓢陋巷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程周有愛蓮視草弄月吟風

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是真有所得大槩
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
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
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
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
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
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採菊
東籬揮盃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
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唯賢者而後
有真憂亦唯賢者而後有真樂也

以樂而忘

大字成犬

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
其責者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不遺
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
謂大之信也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夫今
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
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
意大亦羞與為伍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三

聖賢豪傑

廬陵羅大經景綸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
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隳三都誅少正卯是
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
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
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
傑之聖賢矣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



而薨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
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曰鍾名
庸問其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
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數人曳
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
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
爲此以訛侮君子者京尹乃杖黜其人余謂優人之
訛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
也然吾儒于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園嘗言若將真
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
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
舜俞在蜀嘗謂佳菊坡曰先生豐于德而嗇于才它
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
說余猶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天下果有不豪傑
之聖賢矣

婺州鷹窠

婺州七治古木之上有鷹窠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
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以去已而
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中
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知

此其攬探巢者之中固以異矣于誤攬他卒之中復
啣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
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
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
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
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瓶瀹
之則當用背二沸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
砌蟲唧七萬蟬催忽有千車稠載來聽得松風芳澗

水急呼縹色綠瓷盃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
欲而嫩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
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于老而苦哉惟移瓶
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
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
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七一瓶春雪勝
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註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
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蠋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
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
中詩註謂蝻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
入地至來年未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
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出一尺則蝗入地一丈
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于大

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
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爲動至鳴金擊
鼓則聳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爲殺傷沴氣之所化
理或然也

曹操塚

漳河上有七十二塚相傳云曹操疑塚也北人歲增
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
復如公負此心歲七蕃首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
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
為藥攷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王濞鄧通
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
錢畧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
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
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
則安能但力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
行處聞有佳山水雖遠數十里必往遊焉携尊酒

一古銀盃大幾容半升時引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
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方合木八
片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
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
水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
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矣大抵
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
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

曉氣散如綺心疑雨耳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
儂諺云耳古來占滂沱說者類詆詭飛雲走群羊
停雲浴三豨日當天畢宿風少自女起爛石燒成香
汙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蟬蜉強知時
斯場與聞計珥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
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鵠與象龍
聚頌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于鬼哦詩敢誇博
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
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鴈又云日如懸弓少雨多
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

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事詞的切讀
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釁萬
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七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
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
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
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
于愛君期一德而一心冀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

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于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昨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還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頃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

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人攻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菴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高不可尚已至於詩

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也包涵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妙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于世若此者如優鉢墨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爲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鑿乃

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
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用餽字
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不敢輕引里母田父
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
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夜水
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魚錢
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
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
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
明月當空大庭前把燭嘆兩炬峽口驚猿聞雨箇白

頭老罷舞復訝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効
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七自身血肉腐
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
原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七輿有疾子杞
往問之曲偃發背願隱於臍肩高於項白贅指天陰
陽之氣有沴其心聞而無事跣躄而鑑于井白嗟乎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七也子杞曰汝惡之乎曰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

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殫予因以求鴉矣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馬余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形與神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也哉視白骨之法蓋本于此佛法出於老莊于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終古真黃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

傳後序

樂天對酒詩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善樂天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及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固論以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于愛富貴耳其詩中于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戀嫖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也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究親未忘心有偏黨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成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懲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調劑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未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不其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鴉牛用上事何事石火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惟喜笑開口笑是癡人又曰曾歲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違且難離醉時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淚滿面眼前見例君看取真遺事已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深麗曠遠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稍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惜流光快樂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耳且夫唐風雖盛詩蓋勸警儆公自虞樂也然終日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故康職其居已為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傲廣其僭者或流於奢故宋已而新理生者多矣信乎唐風

言深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
朝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元其時
謂樂天與楊厚卿為姻家四不
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當於元稹

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
句最難至于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
句曾經指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
練空梁落燕泥晴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
夜客心悲未央明日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
喜無多屋宇幸不碍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

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九州防禦使起居
八座太夫人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
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雷聲忽送千峰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綠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
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
者也它難彈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
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紹興辛巳虜主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
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使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
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
盧不可于是尙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
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
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盧等惧留不得已
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
時人謂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
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爲究

數窮于九七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
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
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
也嘗聞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壇林衆僧
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裏中出餅果置
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否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
也尚能洞鑒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
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吳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
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
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匕歎息之亦已晚矣燭
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
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
杜陵病榻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溫公曰政雖隨
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

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
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沐浴佩玉
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
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
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
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
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
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

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
為沙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
戶封戎奴為從正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字曰校
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沙
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正侯此史記五十八
字中省二十三字終不若史記朴贍可喜余謂詩亦
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
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
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
此說亦為朴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
子賜析未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
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
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
葬又許之哭伯高死于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
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
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于
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于巷曾子曰反
哭于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

美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襄武子曰善哉蓋未始
如今人之多諱忌也

玉牒

玉牒修書始于大中祥符至于政宣而極備攷定世
次支分派別而歸于本統者為仇源積慶圖推其所
自至其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
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
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
數及朝廷政令者為玉牒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
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四蟲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
菴似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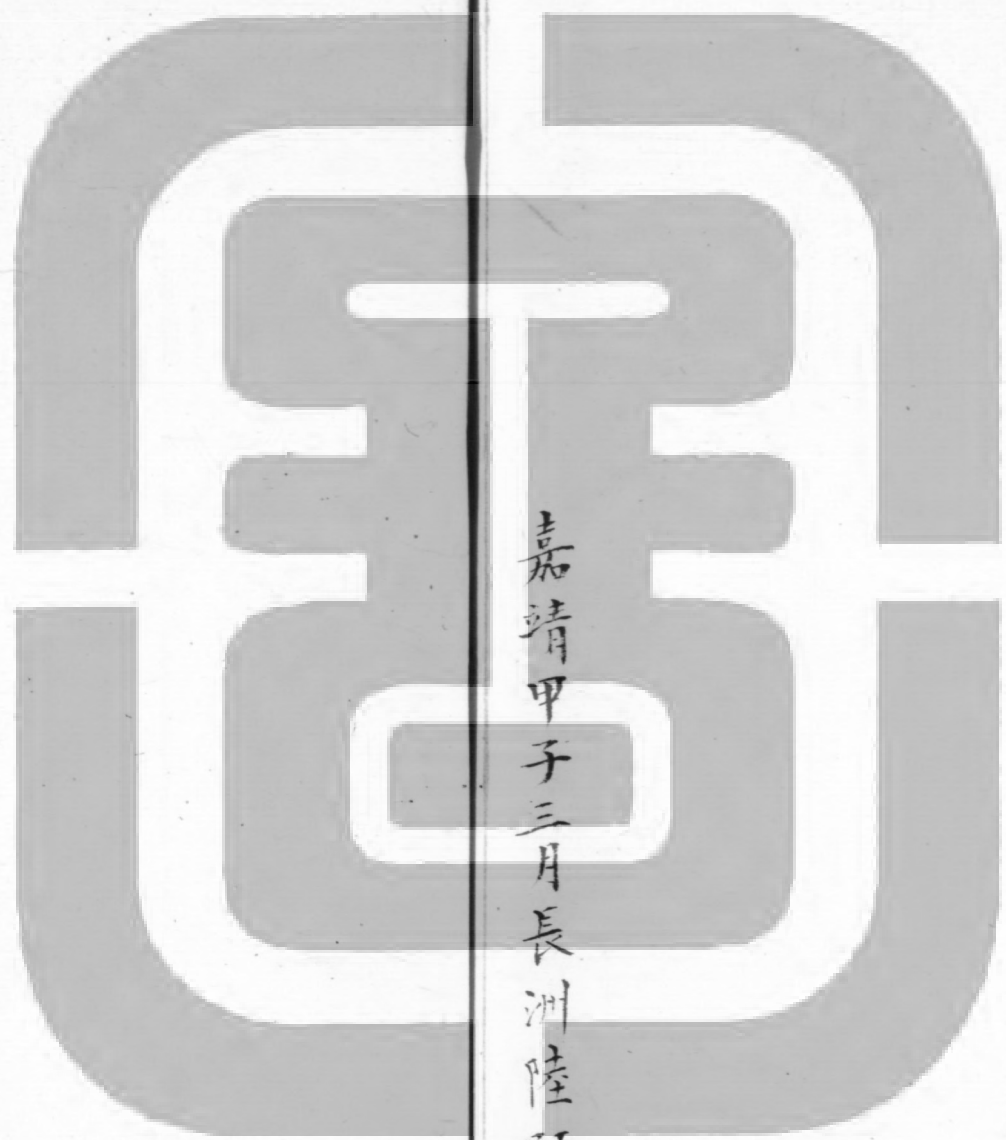
心思

書曰思曰睿七作聖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
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聖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庖僂之承蜩豈更待于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于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于如此未嘗過于豐侈也



嘉靖甲子三月長洲陸師道手錄

五
卷

陸

